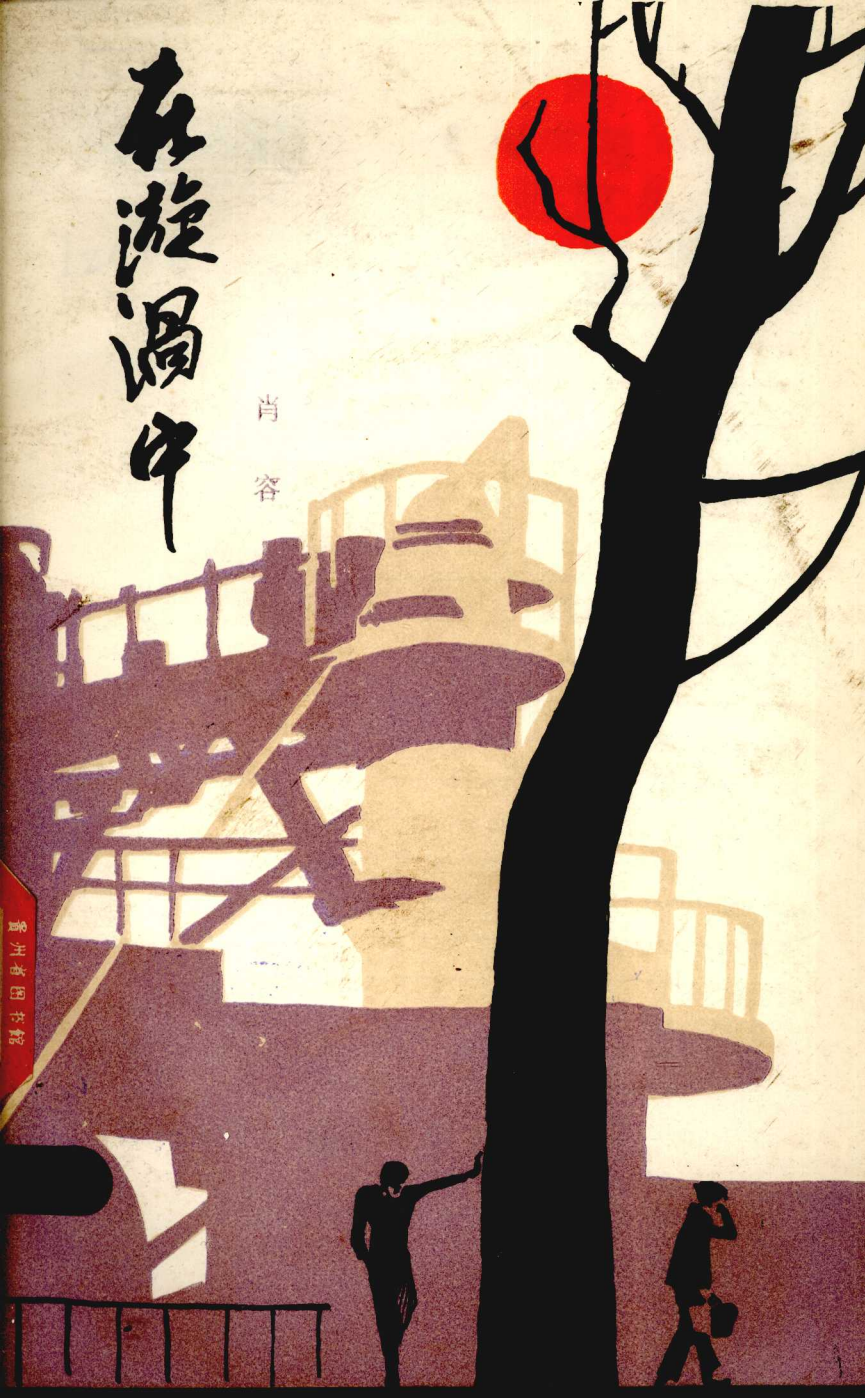


在漩渦中

肖容



在漩渦中

肖 容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杭州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解放初期。东海之滨某柴油机厂厂长刘伯安和工会主席方惠珍，原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妇。只因刘伯安曾经在生活上犯过错误，方惠珍就执意和他分居。而抱着个人打算的省工业厅机械处处长周思鸣和厂技术科科长陆行山，又乘机攻击刘伯安，并把“曲轴事件”嫁祸于他。刘伯安忍受着个人生活上的痛苦，又在工作上遭到了种种非难和打击；但他仍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由于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谅解，内心十分苦闷。

新来的厂党委书记李林，深入群众，了解到刘伯安的遭遇和该厂在企业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他坚持党的原则，以同志的态度帮助了刘伯安，支持他大胆地工作；并紧密团结全厂干部、工人和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作坚决斗争，一起为试制新产品——一千五百转柴油机作出了贡献。刘伯安和方惠珍也在这共同的斗争中重归于好。

这是李林从省委组织部回来后写的日记：

“高兴得快，伤心得也快。别人都上东北了，就我一个人得留下。谁想得到，临时还会变卦呢？

“燕还在温州，她来信向我祝贺。还有什么可祝贺的？只是一场空欢喜罢了。

“我原先想程部长是老首长，会了解我的心情；可是，他就偏偏挑中了我，叫我留下。还象小孩一样地哄我：‘留下来，也一样是搞工业呵！’

“可是这算是什么样的工业呀？我虽然没有去过这个柴油机厂，可是这么小的一个城市，能放下多大的厂子呢！不管怎样，总是地方工业，难道还能够和东北的重点工程比吗？看来，这一次，又得象一九四四年那样，到山窝里去打‘游击’了。

“程部长还说：‘别小看地方工业吧！再过半年，你来见我的时候，就会对我宣传你们的厂怎样怎样来啦！’

“我想，能够不来诉苦就好啦！”

明天，李林就要出发到东海边上的一个城市里去，他要
去接任那里一个柴油机工厂的党委书记职务，那个厂是直属

省工业厅领导的。

这是李林临行前一天的日记：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沉重的预感。我知道这不是到一个花园里去散步，而是要在一片荆棘丛里去开出路来。

“程部长嘱咐我：‘对困难要估计得多一些。这是一个落后的厂，你的任务，不是要你忙着去管技术，那里有比你更懂技术的人。而是要把你自已变成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工厂的每个人，每颗心，都连结在这根线上，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按照同一个意志动作起来。’

“可是，我总忘不了另外一句话，那是这个柴油机厂原来的老党委书记在程部长面前说的：‘我算是一个败军之将了。’这句话，是他痛苦的自白，难道不也是我的警号吗？如今，他代替我去东北了；而我，却代替他到这个落后的柴油机厂去。我将怎样开始我的工作呢？等待着我的会是些什么呢？”

二

在这个滨海小城的初夏，梅雨季节还没有来到，蓝天和白云，显得特别明净，城市四郊的田野，是一片绿茵。远远望去，整个城市就象乡村中的一座别墅一样，既是出类拔萃，也依旧保留着农村的恬静气氛。

柴油机厂在这个城市的北郊，也团团四周地被绿色的庄稼淹没着。只有一条汽车路，仿佛是一条向海上伸出去的狭长的防浪堤，把城市和柴油机厂连接起来。在公路旁，就是那条把城市分为南北两岸的姚江。除了海潮涨进来的时刻

外，姚江的水，永远是绿波粼粼，流得那么柔和，那么安静。公路上，除了偶尔有几辆汽车开过外，也是那么清静，很少扬起灰尘。如果不是憩息在公路两旁电线上的小燕子“吱吱唧唧”地提醒了李林，使他看到了在这些高大的电线杆上，不但网织着普通的电线和电话线，更有架设得比一般电线来得高的高压输电线，李林真会怀疑自己是迷了路了。

李林要找的是一个叫方惠珍的女同志，她是这个厂的工会主席，在原来的老厂长兼党委书记调走以后，她又代理着党委书记的工作。李林把行李先放在传达室；传达员告诉他，不用上党委办公室，只管在楼下的工会办公室里去找她好了。

李林怀着一种迷惘的心情，拘谨地穿过一条幽静的走廊。这里，除了有四五辆自行车横七竖八地挨着墙壁放着，使人感到有些零乱外，一切都是那么寂静。这全然不象他先前所想象的那样：高大的厂房一幢幢紧挨着，烟囱一股劲儿冒着浓烟，大路上拥挤着上班下班的人群。而这里，却是多么安静呵！他就象是来到一个疗养院里，来探望病人似的。

看到了一块蓝蓝的小牌子挂着，李林轻轻地推开了工会办公室的门，就听到了一个清亮的声音：

“你瞧，多害羞，还不赶快把它擦掉，怪不得男人家老说我们女人的眼泪不值钱；现在事情弄清楚了，还有什么好伤心的呢？”那是一位穿着白衬衫蓝裙子的女同志，正认真地在劝说着坐在她对面的一位年轻妇女。

李林正感到自己太鲁莽，冲撞了她们的谈话。但那个女同志却做了一个手势，请他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来，也没问他的来意；她回过头仍继续着她们原来的谈话，但显然把话

音压低了。

这样的会见，也是出乎李林原先所想象的，这样他觉得倒更少些拘束。工会办公室很清洁，从布置上也能看出主人是一个喜欢整洁的人。他不用猜就肯定了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方惠珍。她有一张圆圆的可亲的脸，细长的眼睛，显得很活泼，加上她在谈话时很容易笑的样子，就给别人一个单纯而朴实的印象。李林估计她的年龄约在二十七八之间，不会比自己的妻子崔燕大。但是从她在谈话中那种露于眉宇间的果断神色，可以看出她是有过长期群众工作经验的人。显然，方惠珍已经成功地说服了那个年轻妇女，走过去把她扶起来，用手帕替她拭去了面颊上的泪痕；不知说了句什么话，还把这个妇女引笑了，把头低了下去。方惠珍送了她出门以后，就回过身来，用了个习惯动作，随手接过李林给她的介绍信。

现在，李林看到了嵌在她那一对细长的眼睛里的明亮而活泼的瞳人儿，现出惊诧和喜悦的神情。

“原来是你呵！李林同志。我当又是什么单位来了解情况的啦！”

“那不很对么！正是要你来介绍情况呢。”李林笑着说。

“嗷呀，那不成。你要了解的情况，我一个人可答不上来，得叫厂长一起来。”她爽直地回答，就象和已经很熟悉的老朋友讲话一样了。

“你很忙吧！”李林问，“刚才那个姑娘找你做什么？”

方惠珍笑了笑说道：

“是个家属。她丈夫想试验一个车床上的夹具，嫌家里孩子吵闹，偷偷地搬到厂里集体宿舍来住了，小两口子就起

了误会啦！”说着，她就又想起了什么：

“你的行李呢？只一个人来吗？”

“就我一个人，行李请传达室的同志给我管着呢。”李林回答说。

“李林同志，你过去在哪个厂里工作的？”

“没有。”李林用一种负疚的口气说，“这算是第一次，来当学生，很想先看看课堂。”

“好，我马上陪你上车间去，他们都在那里呢！”说着，她就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

“是刘伯安同志吗？”李林问。他随即想起了厂长刘伯安是方惠珍的丈夫，刚才在市委组织部转介绍信时，已经有人对他提起过。

“对，这是老规矩了，一到月底，厂里的领导干部就都钻到车间里去啦！”当方惠珍看到李林大有含意地向她微笑时，就忙接着说：“你说我吗？我算得上什么呀！不折不扣，还是个外行，就是到车间去，也只能跟着他们看看。有时心里倒比他们急，可是光着急又有什么用？你来了就好啦，免得我这个挂名的代理书记……”

突然，方惠珍手下按着的电话机，“铃、铃”地响了起来。李林看到她在听了对方的话语以后，突然紧张起来的脸色，感到了一种茫然的不安。方惠珍搁下电话，就一把拉着李林走出门去。

“快走！你一来就碰上倒霉的事，这个月计划又完不成啦！是汽缸套……柴油机上的一个零件，磨好以后发现有砂眼，全部要报废……就是说，都不能用啦！”

李林还听不懂她所说的什么“汽缸套”，什么“砂眼”、

“报废”等等名词。但他感觉得到，方惠珍所说的“计划又完不成啦”这句话，是含着一种从责任感出发的苦恼在内的。这使他骤然意识到，这里的一切，并不象表面那么的安静。他才第一步踏进这个工厂，而他的命运，却必须和这些完全陌生而复杂的问题，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了。

他们默默地向厂区走去。方惠珍在前面走得很快，好象有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压下了她原有的热情和健谈；而李林也一时想不出什么话题来。现在，他已经看到了整个厂区。

厂区离开办公大楼，还不到半里路。一排排新造的车间，突出在平坦的田野上，四周没有围墙，只有一道矮矮的竹篱笆，弯弯曲曲地围绕着。铸工车间的烘模炉旁，有一支细长的烟囱，旁边的热处理车间，也有许多小烟囱，它们都密密地喷着淡灰色的烟，在和天际的云彩争美。

方惠珍带着他走进了金工车间，李林觉得自己立刻被各种声音所组成的那一片浑然的轰鸣包围住了。他又觉得整个车间就仿佛是一台巨大的机器：那些矫捷地来往输送着半成品的辅助工人，那些闪烁在机床上的照明灯光，就象是这台巨大的机器身上的血液和汗水和闪光一样。虽然，他叫不出哪一种机床的名称，哪一个工人的姓名；但是，他已经觉察到，当他走过每一个人身边时，他们的眼光都显得特别地友善，他们的动作也显得特别地敏捷，仿佛在向这个新来的党委书记暗示：“我们都是好样的人，别对我们有什么怀疑吧！”

当李林正被这新奇的一切勾起种种幻想的时候，方惠珍却已经走出金工车间，跨进了对面一个车间的大门。李林连忙赶了上去，他猜想这大概就是方惠珍所说的装配车间了。

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一阵“轧轧”的巨响正从头顶掠

过，他慌忙闪过一边，才看见是架设在梁柱上的电动行车，正沿着铁轨，毫不费力地吊着一台试验完毕的柴油机迎面而来。他再找方惠珍，只见她已挤进车间右角那堆人群里去了。于是，他只好在一张长方形会议桌旁边站住，他不知道这就是车间里的检验站。

检验员才新师傅，拿下了老花眼镜，擦了擦镜片，打量了一下这个陌生人，看来不象是有事来找他的。于是，又戴上眼镜，在检验桌上拿起一个象打井水用的小铁桶那样大的铁套子来；它是两头都穿通的，外壳很粗糙，内壁却很光滑。

李林看着这个有五十出头的老工人，先量了量这个铁套子的直径大小，然后又象用望远镜看天空那样，把它举在额前，借着上面射下来的光线，仔细地看它的内壁部分。他又不时用雪白的回丝，擦去内壁上残留着的润滑油。再三地看，终于发现了一些什么，他就叹了口气，在这个铁套子的外壳上，用白漆打上一个“×”，然后放在地上。

李林吃惊地发现，地上竟堆着那么多打过“×”的铁套子。他忍不住向这个老工人问起原因来，才新师傅就从地上拿起几个给他看。李林很费力地看出，在用粉笔划着圆圈的地方，有的是米粒一样大小的斑痕，有的是蜂窝似的一团，有的则只有苍蝇脚那样的纹路……

“这也碍事吗？”李林指着苍蝇脚大小的裂纹问。

“按照新的质量标准，有一点裂痕就不行。你别看它表面上只是一条细纹，内里面就可能是一个小窟窿，放 松 不 得。”

“这个零件很重要吗？”

“按说，机器上每个零件都重要，而它就尤其重要。它

就象是人的心脏，不结实是不行的。”

“这叫什么呀？”李林鼓起勇气来问了。

“汽缸套。”

原来方惠珍刚才说的就是它。李林这才想起，刚才在工会办公室的桌子上，好象也放着这样一个东西，大概它已经是长期来给人找麻烦的角色了。

这时，李林看到方惠珍和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现在负责全厂生产的厂长刘伯安？

这时，人群也散去了，但李林却听到一个穿黑中山装的中年人在冷冷地说：

“本来搞质量就不是那么容易，象我们这样的地方工厂，去凑什么热闹？”

这瘦瘦的中年人听了，忍不住转过身去对那个人说：

“现在翻什么老帐，搞质量是对是错，将来会有人给我们做结论的。眼前车间里放着四十台柴油机要装配，什么零件都齐全了，就缺汽缸套，该大家来商量个主意才对嘛，光发牢骚有什么用？”

“主意！这不便当，用上去就得了。”

李林只见那个人用手一指，就指着检验桌下那堆打过“×”的东西。

“别讲不负责任的话了。实行新质量标准，是职工代表会议上决定的，谁也不能违反。就是头发丝那样的裂纹，也要坚决报废……。”那瘦瘦的中年人话说得很响，显然，是对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在说的。

李林还隐约听到那个穿黑中山装的人，在背后嘟哝着：

“硬充什么好汉？已经几个月没完成计划了。工业厅是要我们多交出货去，又没要我们去搞质量，何苦去自讨苦吃。”

在装配车间门口，这个瘦瘦的中年人赶上来，热情地握住了李林的手：

“我叫刘伯安，没想到你会到车间来。”

“怎么又不能完成计划了？”方惠珍急着想知道刚才争吵的原因，忘了李林和刘伯安还只说了第一句话。

刘伯安叹了口气，似乎一下子就变得软弱了，他十分恳切地向着新来的战友说：

“看来又无法完成了，李林同志。厂里的情况很乱，太需要你来了，我真有些挺不住啦！”

在第一次见面中，就听到了这样诚恳的、带着祈求的话，不由得使李林对这个中年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他觉得这庞大的厂区所发出的一片嘈杂的轰响，仿佛都在冷酷地折磨着身旁这个瘦身材的汉子；就在刚才的那一场争论中，刘伯安也显得那么地孤立，甚至没有一个人来附和他。

但是李林也感到了另一种不安，因为每个人第一次和他谈话时，就都流露着对他莫大的期望，似乎他来了以后，一切都会出现奇迹似的。

“刚才那个穿黑中山装的是谁？”李林问刘伯安。

“他是技术科长，叫陆行山，是一九四〇年入党的老同志，现在也是党委委员。”

“他懂技术？”

“懂，他在一个翻砂厂里当过厂长，自己是翻砂工人出身。”

“你也是个内行吧！”

“我是钳工，对锉刀凿子倒还没有忘记，可是象这么大的一个工厂，我连学徒也没当过。”

“这就很难得了，搞工业要不是内行，真是件吃苦头的事。”李林这句话，已经在心里放着很久了。

方惠珍立刻接上来说道：“这话最对，我到厂里来也有半年多了，可是对生产问题，吃苦还没有吃出头呢！”

可是刘伯安却意味深长地说：

“不过，管理一个工厂，不象自己动手去做一个零件，光懂点生产技术，不见得就能搞好工厂。你以后会看出这点来的。”

就是这样，在初进工厂的第一天里，仅仅只有一、二小时的接触，李林就觉得自己已被牵入到一个不知深浅的漩涡里去了。他现在迫切地希望能早些熟悉厂里的每一个人，希望能找到可以帮助他一起在急流中前进的战友。

现在，在工厂的几个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计划科长吴平，李林还没有见到。吴平正在省工业厅开会，还没有回来。

三

李林独个儿在厂区旁边的工地上散步。这里，正在兴建着第二个金工车间。

工地上，在星期天也一样地忙碌，到处都焕发着一股不可抑制的朝气。

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师傅，也常常喜欢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到这里来消磨上几个钟头。不久以前，这里还长着荒草，

布满了坟墓，但是现在已成为一个热闹的工地。看吧！只要再过上几个月，这里就会又矗立起一座新的车间来了。

今天，泥工们正在用混凝土灌着柱基，准备要树钢筋了；木工同志，忙着在刨锯模板；电厂的外线工人，也利用了星期天停电机，在安装着电杆木，那是给将来放到新车间来的高压线用的。

李林热爱这些勤劳的人们，暗自赞扬着他们真是大地的美容师。他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蹲了下来，独个儿幻想着：当钢筋混凝土的柱梁升到最高点以后，如果能盖上红瓦，再配上绿色的窗棂，就象他脚边刚抽芽的嫩草那样的颜色。在这样的好天气，那末，衬着蓝天、彩云和远处隐隐可见的四明山的峰影，这雄伟的建筑该显得多美呵！如果，再造起第三个、第四个……

李林不禁笑起自己来了：“这里是海防前哨，不是东北的重点建设啊！”

想到了东北，他就记起了崔燕昨天寄来的信，这封信还在他的口袋里。崔燕在信上一开头就问他：

“情绪安定下来没有？没轮到你去东北，总不会成了你不安心搞地方工业的理由吧！如果不象我所担心那样，那就告诉我，你在新的地方，感受到了哪一些使你喜悦的东西。……”

李林回味着信上这段话，暗暗地想：就偏偏是她能猜着我的心事。确实，当他被决定要留下来的时候，曾有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本来，象他这样长期在部队里搞政治工作的人，对服从组织分配，感情上应该是很习惯的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思想上总别不过来。因此，在他到了工厂以

后，就很注意不让这种已被压下去的感情重新浮上来。而现在，他也渐渐觉得，确实已有一些新的东西在吸引着自己，在把他的还浮游着的感情，渐渐地归集到一个新的地方上去。

“李书记。”有人从背后叫他。

李林回头一看，是个没见过面的人，但从这个人瘦长的身材和奔跑时轻快的动作上，他已猜出了这个人是谁。

“是吴平同志吗？”

“是的，李林同志。”吴平还喘着气，但他从李林紧握的手和安详的神色上，感到了十分的亲切。

“刚从省里回来？”

“嗯。听说你到厂里来了，一下汽车，就来找你啦！”

“路上很累吧！该去歇歇了。”

“不累，一点也不累。李书记，我告诉你，真气死人，工业厅就有这么多的官僚主义，他们硬是不同意我们试制高速柴油机。”

李林曾经听到刘伯安说起过，厂里想试制一种新产品，但是工业厅领导上，不相信他们能造得出来。

“为什么不同意呢？”

“就问他们‘为什么’呀！”

“他们没有向你讲明理由吗？”

“理由！这算什么样的理由？”吴平气呼呼地，大概在工业厅，也和别人争得很凶，“他们厅里，机械处知道我们厂里的真实情况吗？这一季度，除了来过十二个公文、七个长途电话，每天催我们寄生产日报表去以外，有谁到我们厂里来过啊？哼，这样的领导，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

“你见了厅长没有？”

“见不到，咱们是小干部嘛。”吴平满肚子的委屈象是吐不完一样。

“李书记，我在汽车上想，我去写个稿子，寄到《人民日报》去，揭发这些官僚主义，你说行吗？”

对眼前这个偏激、容易冲动的年轻人，李林想：如果单从初见面的印象来看的话，一定会感觉这是个狂妄自大、难以领导的人。不过，李林倒喜欢吴平那种敢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好恶的特点。

“向党报反映情况当然可以。不过，厅里说我们接连几个月没完成计划；你说，这在当时，真是无法挽救的吗？”

吴平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奇怪地看了看李林，然后问：

“刘厂长没有和你谈起这些问题吗？”

“他把过去的工作总结都给我看了，他说这上面都有了。”

“哼！那他还是不敢说。”

“怎么不敢说？”李林倒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不敢说真话。”

“那总结不真实吗？”

“真实，怎么不真实！——废品率大，作业计划混乱，定额不正确……这些原因永远都真实，你满足这些，它就真实，如果你怀疑它，就大大值得研究。”

从吴平这种模棱两可的话里，找不出可以肯定的东西来。但李林碰见过很多知识分子。如果说他们常常喜欢兜着圈子来说话，不如说他们更习惯于探测对方的诚意，看别人

是否愿意倾听他们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又常常被他们长期地隐藏着，直到他们遇见了可以信任的人时，才肯一诉衷怀的。但这个特点，是否也适用在这个有高中毕业程度的青年人身上呢？于是，他和蔼地请吴平和他并肩在草地上坐下来。

“吴平同志，除了工作上的关系以外，如果你愿意把我当做一个知心朋友的话，就把你所想的一切，都和我谈谈吧！”

在这个新的党委书记面前，吴平显然有些激动了：“我怎么会不对你说呢，我这次还是特地提早回来的呀！”

但随着，在沉默了一会儿后，吴平却又奇怪地对李林问起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来：

“李林同志，你到过海上吗？你一定见过东海上那种大帆船，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着，那么地勇敢，又那么地危险。”

“见过，而且还坐过。一九四五年从四明山根据地北撤时，就是坐的这种木帆船。”李林虽然猜不透吴平为什么要问这一些，但却很认真地回答他。

“那就好。我父亲对我讲过他在海上九死一生的经历，我自己也在海上见过狂风大浪。有的人总以为搞工业的人，只要知道机器和数目字就够了，而他们的生活也和数目字一样地单调和枯燥。其实这样的人，就没有真正懂得工业的意义。譬如说，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坐着这样的帆船出海去，突然发现了台风将要袭来的预兆：那象卷着的厚毯一样的恶云无情地压过来，海浪很快就要翻天覆地地澎湃起来。那时候，受惊的人们，就会产生一个本能的幻想：如果木帆船上都装着机器该有多好啊！只要把发动机的速度加快，就能和